

## ■书者话书

## 我心中的西部及西部英雄

□陈玉福

我的故乡在中国西部甘肃省河西走廊中段。生我养我的地方叫凉州;我工作的地方叫金昌。两地相距不到100公里。过去的凉州很大,现在的凉州很小,是武威市的一个区,县级;而古代的凉州和西凉一样是一个大概念,泛指陕西山西局部、甘肃和新疆等地区。凉州作为西凉府的首府时,管辖的地盘东到天水(秦岭),西到新疆以及独联体的几个斯坦(葱岭);西凉府改为凉州的时候,天下划为13个州,其中凉州和益州、荆州一样,名列全国三大州榜首。

无论是童年时期在凉州,还是20多年前因为工作的关系到了金昌,给我留下最大的印象就是这里的风特别多。尤其是春天的风,日夜不停地从我身旁吹过,也从我的思想中吹过。我的思想里就有了沙尘暴以及各种风的声音。这种声音构成了我对大地、生命,乃至文化的阅读。尤其是金昌,更让我领略到“山是和尚头,沟里无水流,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独特地貌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当然了,今天的武威乃至金昌,已经不能和过去同日而语了。尤其是中国镍都金昌,现在还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丝路花城。

因为喜爱文学,上个世纪90年代,我和金昌的文友们去过了金昌周边的“九棵树”、“魔鬼城”、“骆驼城”、“黑水国”,体验了大漠戈壁的特立独行,领略和聆听了古丝绸之路上的风光和驼铃。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母亲给我讲的古丝绸之路上发生的故事。

按照母亲的描述,那时候我们这里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不但一年四季流水不断,而且还有大片大片的湖泊。而西凉马超少年、青年时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我忘不了一代名将马超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传奇经历。比如马超母子鞍马遇险,东西大滩为了争夺草原进行的20多年的械斗,以及卧底金繁马庄和马踏飞燕等精彩故事。这些故事不但惊心动魄,而且都弘扬了西部人自强不息、惩恶扬善、互帮友爱的精神。

对于马超这样一位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我必须把他的精彩故事写出来,为了家乡,也为了我母亲。

写马超离不开《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故事形成的主要背景是汉民族,即农耕民族遭到关外的游牧民族即蒙古族入侵。汉民族通过这种形式来怀念一个时代,即豪杰四起的时代。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塑造了刘备手下的五虎上将关张赵黄。在这五位上将军之中,罗贯中唯一没有写足的就是排名第四位的马超。原因有二:一是马超和刘备、刘璋、孙权等人一样曾经都是各路诸侯,是闻名天下的英雄;二是马超的武功太强了,能力也太大了,张飞和赵云攻打益州,几个月拿不下来,而马超一夜之间就让益州牧刘璋自动打开城门迎接刘备大军入城,这是何等的能耐和气派啊!这时候的刘备就有点小肚鸡肠了,如果马超有了反心,自己的江山还能够坐住吗?刘备之所以对马超有积垢心,还有

一个原因就是,有人说马超不仁不义,要是他得罪了曹操,后者怎么可能杀了马腾及其家人300余口呢?不仅如此,张鲁也是前车之鉴。马超没有投奔张鲁时,张鲁在汉中什么事没有,可马超前脚投靠了张鲁,张鲁后脚就投降曹操了。言下之意,马超不仅害了自己的亲爹,而且还和杀害父亲的仇人曹操暗通歌曲。可见,舆论杀人比战场上针锋相对更具杀伤力。

其实,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马超反曹恰恰是奉了父亲马腾的指令行事的。这时候的马腾及其家人,因为马超盖世的武功,已经被曹操软禁起来了。马腾为了匡扶汉室,早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为了说服儿子反曹,想了好多办法。他给儿子写信说你若反曹,我命休矣,你若反曹,曹贼反而不敢把我怎么样。马超接到父亲的指令后,才联合韩遂组成联军反曹的结果,韩遂的女婿阎行早就投降了曹操,再加上曹操狡诈,利用反间计把这支足以能够打败曹操的联合大军给分化瓦解了。至于张鲁投降曹操,就更与马超没有一点关系了。真实的原因是张鲁的女儿看上了马超,后者因为心有所属,就是不给张女机会,因此张女为了报复马超与仇敌曹操的儿子订婚,这才导致了张鲁向曹操投降的后果。

刘备之所以最终没有称霸天下,是因为他的性格有一定的缺陷:对真心帮助他的人缺乏信任。刘备在启用马超的问题上,就犯了偏听偏信的错误,只给马超很高的官职,可就是不给实权。所以,马超别说他是给父亲和家人报仇了,就是上阵与曹军对阵的机会刘备都不给。所以,马超在刘备手下是无比憋屈的,他的一生实际上是不得志的。马超46岁那一年,曹操死了。

过去“中国西部”的含义更偏向于贫穷、落后、偏远、荒凉。而现在,“中国西部”的含义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西部象征着希望,象征着崛起,更象征着机会。而西部除了黄土、高原、雪山、戈壁、沙漠、绿洲外,还有发生在这一块土地上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比如《西凉马超》中的马超,就是中国西部土生土长的一位真正的英雄。

在中国西部开发开放的历史上,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宗教的、社会的交流、碰撞、冲突、融合,在这里体现得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就拿《西凉马超》来说吧,我感觉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历史变迁、民

族融合、社会冲突、爱恨情仇等线索;二是突出了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中心思想;三是如果把这个故事写活了,西部那辽远、神奇、雄浑、苍凉的背景就会全方位地展现出来。

不仅如此,马超因为是罗马人后裔的原因,碧发碧眼、体魄高大,身穿狮王甲、手握银枪、身怀绝技、马上翻飞、呼啸而来的情形跃然纸上。同时,马超阳刚、坚毅、果敢、正直、正义的英雄豪杰性格也别具一格。

我想,如果把这些《三国演义》里没有的不同时期的西部英雄史诗,还有匡扶正

义、为民除害、敢作敢当、敢恨敢爱的精神

和西部苍劲的山水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就

可以构成一种独特的西部文化景观。

由此可见,中国西部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作品所表现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百百年来,“中国西部”先是战略前沿,后是中国的战略腹地;中国西部发展的繁荣期比衰落期更长;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从中国西部开始;中国西部经历过更早期、更广泛、更深刻的民族融合和多种文明的交流。

同时,中国西部也比其他地区经历过更多的苦难,包括战争、饥饿和贫困等等。所有这些,让西部变得厚重,变得内敛,变得低调,变得淡定。这一切,在长篇小说《西凉马超》中,我已经做了尽可能的描述和展现。

由于历史内涵丰富,《西凉马超》中彰显的西部文化是多元的。所以,它是一种包容开放的文化;由于马超历尽艰辛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苦难,它展现的西部文化又是一种刚毅硬派的文化;由于西部地理、生态、环境独特的辽远洪荒,其西部文化又是一种色彩苍茫的文化;由于西部在一轮轮的争斗中,不断地发展和崛起,故西部文化又是一种充满希望的复兴文化。所有这些,都让西部变得坚强,变得沉稳,变得乐观,变得成熟。这就是历史造就的中国西部。把这些内容串联起来,用文学和影视剧的手法表达出来,我认为这就是“中国西部文化”。

由此,我作为西部的一位作家,首先要扛起“中国西部文化建设”的大旗,在中国西部的中华文化宝库中寻珍探宝,突出西部文化特色,塑造西部文化形象,打造西部文化品牌,提升西部文化品质,扩大西部文化影响,弘扬西部文化精神!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构想,故而给《西凉马超》注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历史上,江南、江东、江左、南方等概念虽然在地理意义上具有可通约性的一面,不过,附属于这些指称的则各有其人文内涵。“魂兮归来哀江南!”“文章江左,烟月扬州”“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都”,众多诗词、典故、典籍中出现这些名词,皆别有所指。

拿到作家汗漫的散文新著《南方云集》,对书名颇为迟疑:“南方”是一个多么广阔名词,汗漫“气吞万里如虎”吗?待及阅读完毕,暗自思忖:这书名起得真好。重新激活的人物印记、地方人文,与个人记忆交织在一起,打开了南方的另一卷隐秘地图,飘逸不群,神游无际。每一块土地下皆埋着深藏的隐秘,如同考古学的新发现一样,一旦洞开,必将触动人们的思维框架,而作家笔下的洞开,恰如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中揭示的那样:“沿着我们不曾走过的通道/打开那扇我们不曾打

开的门”。

与诸多作家类似,汗漫经历了由诗歌而进入散文的过程,迄今已出版三本散文集。《南方云集》是其最新作品集,之前则是《一卷星辰》和《漫游的灯盏》。可以确认的是,汗漫凭借这三本作品集,就足以跻身一流散文作家的行列。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汗漫、于坚、北岛等诗人,为散文的写作带来了更多的可能。北岛提供了丰富性,这种丰富性由其经历和视野奠定;于坚在表达上则突破了散文的窠臼,接近日常性的语言如同激流中的石头;而汗漫则为近年来的散文文体实验带来了诗与思的品质,语流绵延而又洞见迭出,从而使文本呈现出宽阔、奇崛的气象。胡塞尔曾指出,诗和思以同一方式面对同一问题。汗漫多年的诗歌写作操练,使得其散文语言的运用得心应手、别开生面。他总是努力打磨掉词语的公共性陈述,虚实相间,各成经纬。

打开《南方云集》,第一篇作品《直起身来,看见船帆和大海》的开头,有这么一段对上海的描写:“这座城市的街道有着船舷的陡峭和甲板的动荡。浩瀚灯火如渔火,含盐燃烧,力量四溢。”这段描述里,相关大海的意象汇聚一堂,剥离掉了上海这座国际性大都市人们所熟悉的符号序列——金融中心、特大城市、经济龙头、十里洋场等等,让上海回到曾经的寓意中来,并通过隐喻赋予其虚拟,如此,一座城市才能够脱离实用主义,飞翔起来。而接下来的大量篇幅则是实写,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相切、对峙、和解,纷纭而来,沉淀为个体经验,如同饱满的麦穗伏向大地,到了这篇散文的结尾处,又回到虚写,米沃什的《礼物》一诗恰切地出现了。这种处理与古典艺术所强调的“实者虚之,虚者实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判断:在当代散文文本探索中,汗漫的散文写作经验值得肯定、令人瞩目。

哲思和玄想不单是哲学家的专属能力,也是一个文学家、艺术家走向伟大的秘密途径。借助玄想,里尔克体验到与上帝充分交流的欢愉。在小说

中营造充满迷幻色彩的意象,则是博尔赫斯的拿手好戏。散文即人,更注重写作者自我的敞开与现实的祛蔽,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若离开了哲思和玄想,不过就是一篇亲情之作而已,而有了哲思和玄想,“我”的肉身之中,就寄寓了世界的本质。在汗漫笔下,宁夏路上,“我”就是一枚奔跑的钉子,在上海穿行,一点点地洞见其隐私,“在他人的状态中发现自身处境,于时光的流逝中觉悟而来”。在《一个人的上海地图》结尾处,崇明岛带给了作者这样的玄想,“这是一座崇尚光明的岛屿——晚年和夜晚都需要灯火来减弱夜色和感伤!”其他篇章,如《群岛记》《湖口记》《同里记》《西湖记》中,哲思和玄想同样扑面而至,一一嵌入文本的细部,构成某种底色。

《南方云集》这部集子中,哲思和玄想品格体现最为集中的是《在秋天的分水岭上》,这篇作品直面中年危机,在这个向内转的当口,死亡、衰老、垂落的意味不可抑止,人生需要重新规划,价值、意义的认知需要重新确认,包括写作也需要调整。德国作家黑塞隐居到提契诺山谷后,开始学习绘画,并写出了西方散文史上的名篇《提契诺之歌》,以此治愈陷入危机的身心。汗漫的这一篇,也让我们读到自我治疗的意味,步步紧逼,层层推进,切肤而后入心。我喜欢这种真正的散文式的独白,一个我与另一个我对话,从相互质疑到相互辨认再到相互的融汇,繁复、幽深而又动人。

《南方云集》所收作品篇幅大多很长,借助于南方地理和内心世界的行走与深入,汗漫的表达始终落脚于对自我的辨认和对现实的省察。其中,南阳盆地生活所形成的童年经验,成为汗漫写作的背景与支撑。在南方,在中原,汗漫文字中的原乡情结,并非简单的地理意义上的乡愁,而是对精神家园的寻找与重建。期待汗漫能够不断超越自我,持续以云蒸霞蔚般的杰出表达,在异乡建立一个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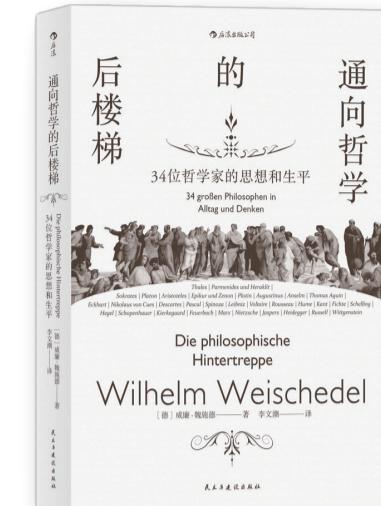
(《南方云集》,汗漫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出版)

## ■新书品荐

特约撰稿:李林荣

《通向哲学的后楼梯》,[德]威廉·魏施德著,李文潮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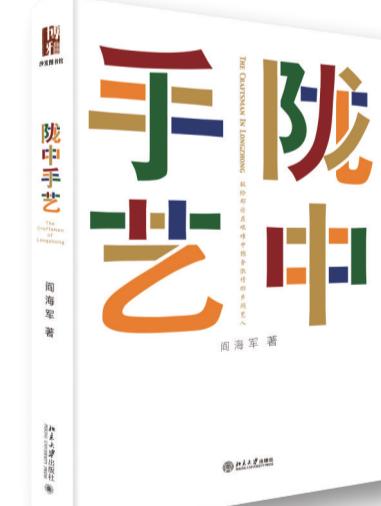
这是一本经典之作。它的德语原版出版于1966年,最初的简体中文译本出版于20年前的1998年。用书前叶秀山先生写的导读文章里的说法,它属于通俗化的哲学史著作。哲学知识和哲学的历史变迁,本来是很难普及的,因为谈哲学总离不开一连串的专门概念和理论范畴。只要这些硬邦邦、冷冰冰的概念、范畴一露面,寻常的读者大多半都得望而却步,就算硬着头皮往里扎,撑不了太久,就得晕头转向,如堕五里雾中。但《通向哲学的后楼梯》把哲学史的普及化这件事极有难度的事,做得也很轻松,也很成功。

书中首尾呼应的一篇与书名同题的序言和一篇题为“上楼和下楼”的结束语,算是作者在跟读者直接打招呼。它们一方面交代了书名的寓意——不走庄严、辉煌的正门,从素朴、家常的后楼梯取道,也照样能进入哲学的厅堂;另一方面,也向读者推荐了一种面对和体验哲学知识的新态度:不把哲学一味地往高耸、玄奥里看,而是在高看和深看之后,把哲学放到低处和近处,与日常生活现实关联起来细看。

对这样态度,全书32篇正文,真可谓毫不耽搁、立竿见影的现场见证。恰如书名副题“34位哲学家的思想和生平”所示,出现在书中的34位哲学家,像路标又像里程碑,把西方哲学从古典时期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和近现代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做了精准的时空定位和个人化的情境再现。《泰勒斯哲学的诞生》《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 相反的孪生子》《苏格拉底 烦人的提问》《柏拉图 哲学之爱》《亚里士多德 见过世面上的哲学家》《伊壁鸠鲁与芝诺 无义务的幸福与不幸福的责任》《普罗提诺 迷狂者》各篇,铺陈出为西方哲学世界开天辟地的古圣贤们上下四方的索求历程。《奥古斯丁 波浪回头》《安塞尔谟 上帝存在证明》《托马斯·阿奎那 经过宗教洗礼的理性》《埃克哈特 上帝即非上帝》《库萨的尼古拉 有关上帝的名词汇编》几篇,刻画出经院哲学家们从倔强的苦斗走向大胆突围的精神踪迹。

对当代读者无疑显得更加亲切的这些篇章——《笛卡尔 戴面具的哲学家》《帕斯卡尔 行在十字架上的理性》《斯宾诺莎 封锁真理》《莱布尼茨 有趣的单子拼盘游戏》《伏尔泰 陷入困境的理性》《卢梭 感情型哲学家的不幸》《康德 准时的哲学》《黑格尔 世界精神的化身》《克尔凯郭尔 上帝的阴谋》《费尔巴哈 人创造了上帝》《马克思 现实的反抗》《雅斯贝尔斯 有益的失败》《罗素 哲学即抗议》《维特根斯坦 哲学的没落》,则把在一般史册中早已凝固、浓缩为抽象术语和体系化知识的西方近现代哲学进程,重新复原成了一个个哲学家与其人生道路上的种种关键时刻不期而遇的神奇故事。

《陇中手艺》,阎海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



340余页的篇幅,25篇采访记,100多幅实物、实景的照片配图,整本全彩印刷。从如此琳琅满目而又缤纷多彩的阵势里,凸显出的是:古来素以生计寒苦著称的陇中大地上,25种传统悠久的民间手艺如今仍然保持着生机和活力的一派生动情状。

泉水、草编、绣花、剪纸、春叶、烙画、推磨、木匠、木活、修磨、捏兽、砖雕、竹排、铁匠、石匠、皮匠、纸火、吹匠、阴阳、皮影、制陶,说是25种手艺,分成25篇讲述。实际上,以手艺本身的技能来看,不同种类之间也有所重叠。如春叶,其实是专门用来装饰房舍檐的一种剪纸。烙画是用烙铁在木板上创作人物画或风景画。而画匠,在书中特指给棺木绘装饰图案的匠人。木匠一篇,讲的是用数控机床批量制作木质工艺品的一位木匠师傅革新的故事。木活一篇,说的则是做农具、家具和盖房子时架梁、立柱、顶棚、檩条等乡间传统的实用木工活。

书中各篇采访记,都聚焦于一位民间手艺人,让具体的人生履历与一门民间手艺的辈辈传承和演变、发展,糅合成一段段可以反复讲述、也可以长久品味的真实故事。注重这些老手艺的技能绝活的读者,可以从中看出匠心巧思。留意老手艺的市场出路的读者,可以从中借取生意经。对乡土社会和乡村生活有怀想之心,却没有近距离的深切感受机会的读者,从这些老手艺伴随着老艺人常年甚至终生的执著坚守,一路风尘延续至今的沧桑曲折中,想必更会感受到一种隐隐而又笃定的人生风范的魅力。

不需要凭着太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也能判断出述述在这本《陇中手艺》中的一些手艺,并不是陇中特有的。这丝毫不会减损这本书的意义和这些手艺的价值。相反,这正说明陇中乡间文化既古老悠久又深沉广阔。其影响之辽远、根脉之强韧,决不能被它物质表象层面的贫瘠和艰苦所轻易掩盖。就这一点讲,《陇中手艺》把古老的手艺交给新时代的手艺人,把历史的影子投射进当下的生活情境,把一个地方的风物人情勾连在外面世界恒久持续的大变迁的背景中,这样的写法,其实也是一种“手艺”的创变。它把以往局限在新闻写作中的长镜头式的大叙事手段,楔入了流行的非虚构和传统的纪实,使得“陇中手艺”保持住了原汁原味,更散发出了不拘泥于乡邦文献式的小叙述格局的几许弘放气息。

## ■书评

云蒸霞蔚般的表达  
——读汗漫散文集《南方云集》

□刘军

